

逢周一刊出

豪情走四方 潛心研地理



七月仲夏的中大校園，每一寸都陽光明媚，天光悠長。繞過鬱鬱青青的樹木，素樸古雅的亞太研究所便隱匿在那盡頭。記者叩開帶些小嚴肅的木門，看到即將卸任的創所所長楊汝萬教授穿了件八十年代風格的冷銀灰夏布短袖襯衫立在屋中央。一進門就聞到微微的檀香，細細碎碎地伴有翻書聲響，與楊教授的對話便像漣漪一般在屋內漾開……「越來越喜歡香港」，走過了五大洲八十餘個國家兩百多個城市的楊教授，最終還是在二十多年前回到了這片熟悉的地方，潛心研究地理，將幾十載的研習著述成書，並即將在這個精神寬廣的城市，開始自己榮休後的清淡時光。

本報記者 文：張麗鵬 圖：林良堅 受訪者提供



三千餘冊老書曾伴隨主人數十載，隨着楊教授的卸任，也要遠行他鄉

讀書寫字，析「地」之「理」，楊教授是一把好手。推開房門那一刻，記者先是被各種各類散落在房間各個角落的書卷文集吸引住了，整個房間彷彿油畫般的質地，書香氤氳。倒是身處畫中，手持冊書的楊教授用些許抱歉的語調解釋說，「攢下來的書實在太多，稍作清點後，得趕在兩周後退休前，將第三批書冊送去河南財經大學。」稱不上大的辦公室裡，一本本爬滿了朱砂飽滿文字的好書沉沉靜靜的堆砌，明亮了整整一面牆。三千餘冊老書曾伴隨它們的主人，在這個變化無常的世界裡安靜自在地立於一隅數十年，如今隨着楊教授的卸任，它們也要遠行去他鄉。分類、整理、裝箱，無一不精心，連同悠遠的記憶和漂泊異鄉二十年的點滴一起打包進紙箱，楊教授對地理之學從未模糊過的摯愛此刻亦在空氣中迴盪。

與數千冊藏書同樣記載下故事的，還有楊教授歷任多項要職的頭銜：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逸夫書院院長、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中大地理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香港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顧問，以及香港著名地理學家、城市學家。更近一點，結束不久的中大第七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上，楊教授作為四位與中大淵源深厚的賢達之一，獲授榮譽院士之銜。「繞來說去，都和地理有不解之緣。」榮休之後，可以簡簡單單的做個地理學者，靜好如初的度過晚年，這該是讓楊教授最欣慰的事情。

珍惜求學機會成績佳

數十年間，歲月如歌。足跡遍及兩百餘個城市的楊教授，已不可以簡單用「行萬里路」四字來概括。他說，「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城市給了我不同的感受，見識與閱歷。」那年，楊教授在吵鬧擁擠的香港，在一個以講讀可蘭經為信仰的伊斯蘭教家庭出生，並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守在這個城市度過了安逸美好的少年時代，對地理地質的熱愛，也在流金歲月中由萌發的嫩芽長成枝幹分明的大樹，像拉亮了。一盞燈，照亮楊教授的前路，並讓他在未知的歲月裡，可以一直



08年在浙江油菜花田，楊教授和太太的笑容也都透着花香

依靠。迫於生活與社會的壓力，父親曾經無奈放棄學業的遭遇，讓楊教授意識到求學機會的來之不易。這注定是一個不動聲色、自我奮發的過程，有父親教導對他的深遠影響，同父親處逆境但不自怨自艾，反以更堅強的態度面對一樣，楊教授自幼勤奮好學成績超卓，學業一直由獎學金支持。百裡挑一地考入香港大學地理學系，並在畢業後遠赴加拿大與美國求學的楊教授，創下了僅用三年零三個月便完成一般人需五年修讀的碩士及博士課程的傳奇經歷。

遊走歐洲獲地理實感

「六〇年代，由於提早修完碩士課程，我突然有了大把時間，便決定去歐洲走走看看，足跡遍布幾乎整個西歐」，那年春暖花開之時，楊教授一個背包上路，用兩個月的時間去旅行。接觸城市的最佳方式不是靠言語或心智，而是靠感官。巴黎郊外凡爾賽宮的一瞥，遠勝教科書上口乾舌燥的歷史講述。「歐洲我最喜歡的還是倫敦跟巴黎，也就是從那個階段開始，在看過歐洲皆不相同的國家歷史後，我對城市規劃的興趣漸漸彰顯了出來」。「地學之理」的廣大玄妙，是無法單靠書本上字字句句的陳列所能支撐的，幾十年後的今天，楊教授配得起「大地理學家，城市規劃者」這些美譽，與他理論與實踐兼擅的功力不無關係，亦是他的遊走全球兩百多個城市進行實地考察的歷練之果。

其後二十年，楊教授輾轉於加拿大、美國與新加坡之間，教學研究，著書寫文，為國際發展出謀獻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六年後，我加入國際發展研究中心，成為他們的亞洲代表。那五年，從南太平洋到土耳其，從印尼到韓國，幾乎走遍整個東南亞。」全家移民加拿大後，由於工作的關係，楊教授更遊走五大洲八十多個國家。「天堂裡住太久也會悶，一個電話後，我決定攜妻帶子回到香港，這裡是我的根。」做回大學教授的楊教授，在中大地理學系，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三個二十年。

楊汝萬



楊汝萬教授的「大地理學家」功力是他遊走全球實地考察的歷練之果

楊教授夫婦與一對子女及第一個孫子合影於美國奧斯汀

做研究用心至誠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經歷了中英談判，而楊教授的故事，正如同經歷大多事故變遷的東方之珠，哪怕最平常的表情也帶點感懷憂國的情緒在裡面。時至今日，由楊教授一手創辦的亞太研究所已成爲香港學界重要的學術機構，並享譽國際。出版專著五十種，發表論文逾一百五十篇，這些數字背後，是楊教授用對學術的摯愛撐起的長達四十多年專業研究，「研究亞洲城市、房屋政策、城市規劃、全球一體化、中國現代化、泛珠江三角洲基建工程，近年來我特別關注中國西部和亞太地區的發展。」堅持要親身走遍西部十二個省才落筆寫下的中國西部研究，如他所說，「我是地理學家，沒有去看過便沒有發言權，更何況是結集成書。」

踏千山萬水最愛香港

踏入第四個二十年，楊教授以香港政府智囊團一分子的身份，爲這個陽光明媚的南國之城貢獻力量。「退休之後，還有一個身份，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成員。」之後呢？楊教授輕輕淡淡的笑說，「之後？要和太太繼續上路，出去旅行。下個月到南疆走走，之後去奧斯汀看做工程師的兒子，到溫哥華探望做律師的女兒，還有掛念着的三個孫子。世界上不同的城市，要繼續走下去。」



楊教授潛心做學問，書籍自是不可或缺的好「伴侶」

結束採訪，記者走在這個有着獨特氣氛的城市，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事，五方雜處，衝突而又融合。很喧鬧，但是這種喧鬧並不會妨礙你。突然意識到，楊教授走過那麼多擁有獨特內涵的城市，他最喜歡的城市，原來不是倫敦，也不是巴黎，而是無可代替的香港，這個喧鬧而又詩意，精神寬廣，甚至是保護着夢想者的城市。

幾十年間，楊教授與太太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圖為今年他們攝於四川海螺溝



全球化家庭 天各一方

時光清淡，歲月悠悠。楊汝萬教授隨手翻起的相片，彷彿看見了時間靜默的流淌。他說，「看這些照片是我開心的事情之一。」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相片，散漫的棲身在書桌上、電腦旁，彷彿是另一種旅行。就好像楊教授親手畫好的一幅世界地圖，曲曲折折記錄了那些閃亮的地點。走到某個城市的時候，太太楊劉志玉加入了，陪着教授繼續走，東南亞，西北歐。他說，「現在子女也分別在不同的國家，我們家已徹底全球化了！」

太太不愛地理偏愛花

相片裡，油菜花和雪山的味道依然清晰。「大學畢業後參加一個穆斯林青年活動，便和太太相識了。」原以為楊太太會如丈夫般對地理有所癡迷，教授笑笑說，太太倒是插花好手呢，「她喜歡的都與花有關，做花，種花，就連做了老師都是教學生插花。」回到香港後，楊太太迷上了唱歌，「她還唱着豫劇，上過三次中大逸夫書院的舞台。」說起太太與家人的楊教授總是不自覺地就笑呵呵，一臉慈和。「工作再忙，我還是堅持每年與家人外出旅行，旅途的過程中，教會他們很多，我也體會很多。」

楊教授的一對子女，從未滿三歲即開始跟隨父親母親「走南闖北」，到如今已約莫遊訪過百餘個城市。長大成人的兒女現都已結婚生子，組建了各自的家庭，並分別居於地球不同的角落，而楊教授與夫人「旅行的意義」也因此更豐富了起來，要飛去美國看兒子，去加拿大照顧女兒，還要去探望總嚷嚷着想見祖父祖母的孫子孫女們。



楊教授與始終掛念在心的孫輩們